

雪花屏里的旧时光

旧影重现

演讲擂台起 青春意气扬

在我的相册里,珍藏着一张高中时期举办校园演讲赛的老照片。照片中的我身着白西服、戴着深色眼镜,正手持讲稿热情致辞,瞬间将思绪拉回37年前。彼时,我因初三在校运会上积极投稿、名列第一被团委看中,高一便出任校团委宣传部长。母校长沙雅礼中学底蕴深厚,校园活动丰富多彩,其中最热闹的当属学生会主办的“雅礼歌手大奖赛”。场场爆满,连入场券都一票难求,有时还需冲破观众人墙才能挤进现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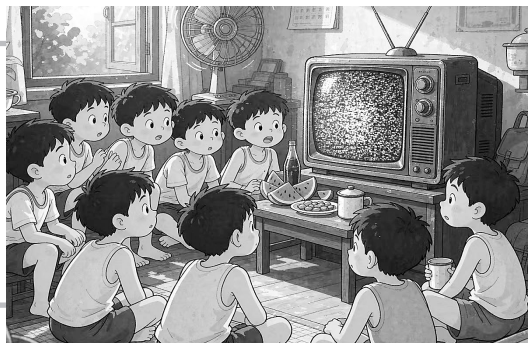
为提升团委影响力,作为省市电台客座主持的我坐不住了。我琢磨着,团委活动应突出政治性和思想性,遂以团委宣传部名义举办青年演讲擂台赛,既与歌手赛“抗衡”,又与之呼应。虽称擂台,实为演讲比赛,分初赛、复赛、决赛三个阶段,层层选拔,气势上丝毫不输歌手赛。为避免与学生活动产生矛盾,场地特意选在集中梯形教室。经过多轮激烈淘汰,决赛于五四前夕隆重举行,现场座无虚席,气氛热烈。

那张珍贵照片,正是决赛场景。我站在讲台上,身后没有大屏幕,只有一块大黑板,“赛”字写得硕大醒目,旁边用彩色粉笔写着“演讲一角”。立式麦克风虽显陈旧,当时却已属先进设备,还挂上了彩带装饰,虽略显“土气”,却丝毫不减现场的热烈氛围。台下同学们屏息凝神,时而为选手的精彩表现鼓掌喝彩,时而为紧张的赛况捏一把汗。整个梯形教室里,青春的激情与思想的火花交织碰撞。

决赛当天,选手们轮番登台,或慷慨激昂,或娓娓道来,围绕青春、理想、责任等主题各抒己见。台下评委认真打分,观众们热情高涨,掌声此起彼伏。

这些点滴细节,见证了那段激情燃烧的青春年华。值此母校120周年校庆之际,谨以此文纪念那段难忘的时光,也致敬那个意气风发、敢想敢干的自己。

[湖南·长沙] 邓云球



一到寒暑假,孩子们不用上学,家里的电视便整日停不下来。几个孩子守在屏幕前不停换台,母亲常打趣说,放假就是娃儿们打“电视牙祭”的时候。看着孩子们守着电视不肯挪步的模样,我总会不由自主想起自己年少时,追着看电视的种种往事。

记事起,看电视是我的一大奢望。那时,我们二十多户的院子里只有两户人家有电视,夕阳西下之时,伙伴们吃完晚饭,匆忙地跑到邻居家,蹲在角落蹭电视看。每次都看到夜深人静,舍不得离开,直到母亲呼喊声里明显带有“火药味”了,才一步三回头,恋恋不舍地往家走。那时候的我,多么渴望自家也能买一台电视机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期,家里日子渐渐宽裕起来,父亲用外出一年务工的血汗钱,进城买回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。父亲小心翼翼地打开电视机包装箱那一刻,全家欢喜得合不拢嘴。奶奶拄着拐杖,弓着背,挪着小脚来到电视机前,用枯瘦的手掌不停地摩挲着机壳,嘴里反复念叨:“我们家也有电视机了。”我们兄妹几个拍着小手,围着电视机转圈,一会儿用稚嫩的小手摸摸屏幕,一会儿扯扯电视天线,欢声笑语盈满小屋。

那时的接收信号质量太差,必须要自制接收器才能看到电视节目。父亲找来一根1米长的木条,木条上平行捆着间距相等的四段铝线,铝线中间用导线连接,做成一个“王”字形的天线接收器。再把这个简易接收器固定在一根竹竿的顶端,并用专用导线连接到电视机。刚打开电视机的电源,满是电流杂声,满屏全是雪花。只见父亲缓慢地转动竹竿,调整接收器的方向,直到屏幕呈现出清晰的图像,父亲才用细细的棕绳将竹竿牢牢地绑在门前的老槐树上。

电视改变了全家人的日常。我们把一直以来吃晚饭的桌子挪到电视机跟前,大家边吃饭边看电视剧,有时为电视剧内容争得不亦乐乎。那时候,乡村的电压极不稳定,每到节目精彩之时,画面变得扭曲晃动,急得家人们直跺脚。父亲为了解决这个难处,卖掉一些过年肉,买回一个稳压器和一个信号放大

器,一家人终于能踏踏实实地看电视了。

电视,成了我心心念念的朋友。无论是放学回家,还是劳作归来,我都要打开电视机。看得久了,电视台什么时间段播放什么内容的电视节目,我都一清二楚。父母见我如此痴迷,又气又恼,也只好强忍着。

《雪山飞狐》是我儿时印象最深的电视剧。故事情节跌宕起伏,扣人心弦。看了电视剧后,放学路上、放牧时间、游戏间隙,我们都在讨论剧情。第二天重播,我仍旧和同学悄悄跑到学校附近的农家去看。

如今电视屏幕越来越大、画面愈发清晰,随手便能刷到万千剧集,可当年守着黑白雪花屏、转动竹竿调天线,一家人挤在桌前共看一部电视剧的热烈欢喜,再也寻不回了。那些藏在荧屏光影里的旧时光,早已化作心底柔软的乡愁。

[贵州·安顺] 唐安永

失而复得的学费

又到了开学交学费的日子,每年这个时候,我就会想起当年我读初中时,那一次不翼而飞,后来又失而复得的学费。

那年我读初二,新学期开始了,父亲七拼八凑,终于凑齐了我的开学报名学费。就在我去学校报名的前一天晚上,母亲有些不放心的,吃过晚饭后,她把我的报名学费,从裤子的口袋里取出后,又重新塞进我的上衣口袋里。母亲再三叮嘱我:“口袋里的钱,千万别弄丢了,若是有个闪失,你就没钱读书了。”

我在镇上读初中,学校离我家有六里多路,全靠步行。那时,连个砂石路都没有,全是泥巴路。母亲有些不放心的,就让我家附近的几名同学,和我一起去学校报名。

当我赶到学校时,财务处的

报名窗口早已排起了长龙。我赶紧挤进队伍中,把右手伸进上衣口袋里,去摸母亲塞给我的钱。不摸不知道,一摸吓一跳,我上衣的口袋里,空空如也,钱不翼而飞。顿时,我吓得魂飞魄散,上衣口袋里的钱,到底上哪去了?那一刻,我目瞪口呆,本能地用手揪了揪耳朵,直到我的耳朵感到疼,确认不是幻觉后,我再把手伸进上衣口袋里,里面还是空的。我惊慌失措,赶紧跑到语文老师面前,哭着说:“曾老师,我上衣口袋里的报名学费,弄丢了。”

曾老师和我是同村人,知道我家穷,听说我把学费弄丢了十分担心,赶紧劝慰我说:“别急,你再想想看,你是不是把钱放到别处去了?”

我赶紧把上衣和裤子的口

袋,都翻了个底朝天,也不见钱的踪迹。曾老师又问我,路上是怎么来的?会不会在路上弄丢了?当曾老师听说我们在路上追逐斑鸠玩耍后,又赶紧和我一路小跑,返回帮我找钱。

父亲一向脾气暴躁,如果他知道我把学费弄丢了,我肯定会挨揍。我吓得腿脚发软,心想,这一顿毒打,怕是跑不掉了。我躲在曾老师的身后不敢出来。奇怪的是,父亲气喘吁吁地走到曾老师面前问:“曾老师,你们在这干什么呀,我家娃今早去学校报名,学费掉在家里的地上了。刚才我在家扫地时发现了,我赶紧给她送过来。”我一听,刚刚悬着的心,突然如释重负。

[安徽·天长] 鲍海英